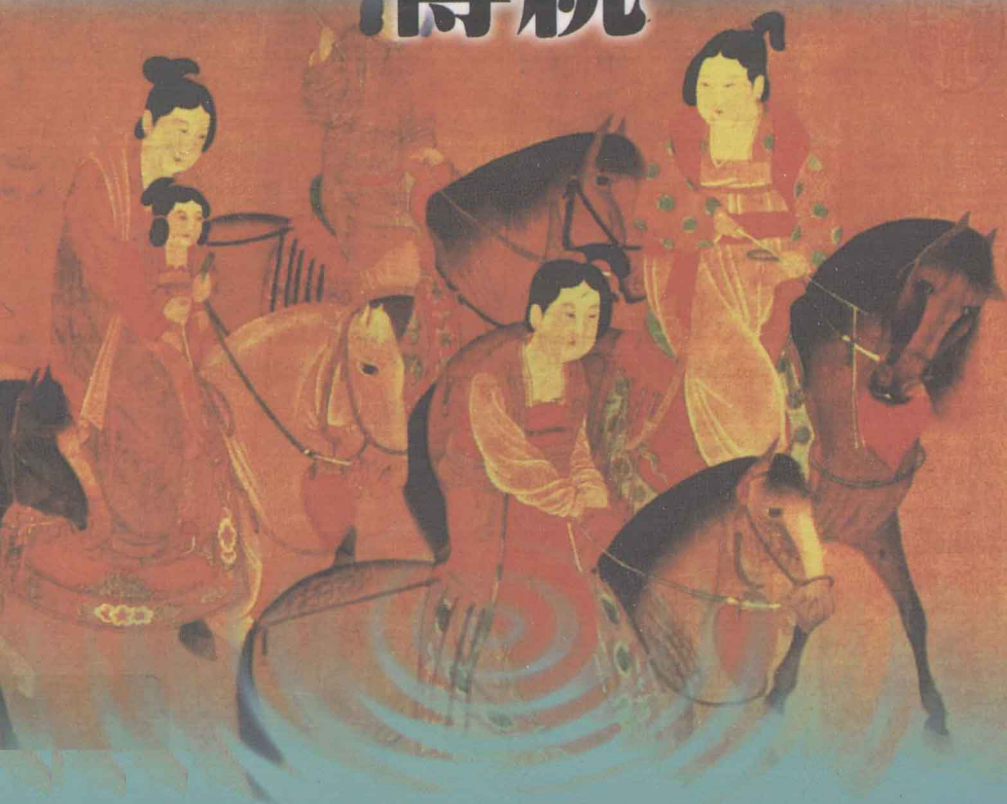


中國女性文學

的

嚴明、樊琪◎合著

傳統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聯合
發行

國學精粹叢書 64

中國女性文學的傳統

嚴明、樊琪／合著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聯合發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女性文學的傳統／嚴明、樊琪著．——初版．——

臺北市：洪葉文化，1999 [民 88]

面；公分．——（國學精粹叢書；64）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8424-52-3(平裝)

1. 婦女文學－中國－歷史

820.99

88003856

國學精粹叢書 64

中國女性文學的傳統

作者／嚴明、樊琪

主編／湯皓全

執行編輯／陳郁惠

封面設計／曾立三

發行人／薛慶意

發行所／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 5509 號

地址：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22 號 3 樓

電話：(886-2)2363-2866

傳真：(886-2)2363-2274

劃撥：1630104-7 洪有道帳戶

總經銷／寶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永和市永和路一段 69 號 8 樓

電話：(886-2)2231-3503

門市部／電話：(886-2)2736-2544

排版所／鑫上統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1999 年 06 月 初版一刷

I S B N／957-8424-52-3

定價 220 元

◀ 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

出版緣起及說明

中華文化是兩岸人民共有的寶貴資產，發揚中華文化是兩岸人民責無旁貸的使命；在面對迅速變遷、日新月異的今日，充實中華文化的內容，賦予中華文化新的時代意義，是兩岸文教交流的宗旨之一。

中華發展基金以結合民間力量，促進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為目的。為鼓勵兩岸學術交流，促進兩岸社會繁榮發展，對各種有益兩岸人民的智識傳播一向不遺餘力。相信本書的出版，對兩岸交流有積極作用，希望各界多予支持。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謹識

中國女性文學的傳統

序 言 新世紀女性文學的展望 001

第一章 中國女性文學的艱難歷程 007

一、父系文化的陰影 007

二、鑲銬圈中的舞步 021

三、出牆紅杏的風采 035

第二章 中國女性文學的審美理想 051

一、傳統女性的文學天賦 051

二、完美境界的忘我追求 058

三、女性文學的藝術理想 067

四、女性文學的審美情趣 073

五、女性文學的審美選擇 081

第三章 中國女性文學的藝術風格 089



• Ⅱ •

- 一、女性藝術家的人格特徵 089
- 二、女性文學的傳統風格 105
- 三、女性文學風格的流變 135

第四章 中國女性文學的道德傳統 161

- 一、棠棣木蘭的悲歌 161
- 二、浪漫與逍遙 177
- 三、沉重的翅膀 190

第五章 對中國女性文學傳統精神的反思 201

- 一、雙重壓抑的結晶 201
- 二、失落的道義感 210
- 三、唯美意識的雙向裂變 215

第六章 東西方女性文學批評的比較 223

- 一、西方文化背景中的女性文學批評 223
- 二、東方文化背景中的女性文學批評 230
- 三、東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比較 237



新世紀女性文學的展望

在《列子·湯問》裡記載著古代一位窮苦歌女韓娥的傳說：有一回她流浪到了齊國雍門時，餓得再也走不動了，只能靠在雍門下，唱起悲哀的歌曲。她的歌聲是那樣的哀婉傷情，如泣如訴，深深打動了齊國人的心。在她離去後，那美妙無比的歌聲似乎還在雍門的屋梁廊柱之間久久地盤旋迴盪。這就是「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典故的來源。

站在新時代的角度來回顧我國從古到今女性文學的發展歷程，真好比齊國人欣賞著韓娥的歌聲，她是那樣的淒婉悲哀，震撼人心；又是那樣的聲情並茂，令人迷戀。然而，女性文學藝術創作活動無論是悲劇或是喜劇，歷史總不會在新的時代舞臺上原封不動地再現重演，過去的已經永遠地過去了，而現在的也將不斷地從眼前飛逝，繼續成為那不可逆轉的過去。在這種川流不息的歷史長河中，一味地眷戀昔日的繁華和風情是會令人悲哀和幻滅的。斗轉星移，事過境遷，現實中的人們更關心的是眼前的一切，以血肉之軀所能感受到的風花雪月、五光十色和七情六欲，還有對明天的希冀與對未來的期望。

從研究的角度看，只有沉入到歷史長河的潛流中，才能看到過去、現在和將來之間物質的承繼和精神的關聯。歷代女性文學在像百花盛開隨即又飄零飛散之後，其精神傳統卻像幽靈一般不時地浮現在後來女性的文學創作中。這些「幽靈」出沒的秘密通道就存在於後人對前人作品的閱讀和古今溝通的過程中。這不僅

是指在書本上的學習古人和創作風格方面的效法古人，更重要的是在情感認識上的古今共鳴和在心靈深處的古今溝通。正因為有了這些通道，歷代女性文學的精神傳統一直在對後來的女性藝術創作活動發生著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也正因為這樣，才使得對古代女性文學傳統精神的研究同時又具備著對當代女性文學創作和欣賞的現實指導意義。

中國女性文學傳統的道德感和失落感在現代女作家的創作中，得到了嶄新的發展，也得到了更為細膩和更為深刻的藝術表現。在本世紀的初期，「五四」運動之後掀起了中國女性文學創作的高潮。許多進步的女性衝出封建家庭和衝破傳統倫理觀念的束縛，對現存社會中壓制女性的種種制度和觀念提出了疑問和責難。在當時數量衆多的女性問題小說中，女作家們大膽表現出了女性要求平等的意識、性愛意識、女性的解放與家庭角色的衝突、愛情與傳統道德規範的矛盾等社會問題，顯示出了新女性對社會變革的積極嚮往，以及她們對中國社會和民衆（特別是廣大受壓迫女性）的強烈道義感。但由於社會還處在破舊立新的初期，新女性對中國社會變革的認識，包括作為女人的性別意識和性別體驗都還處在朦朧狀態，因此她們在大膽吶喊之後，又往往感到孤獨和失落，這在女性文學創作中有著細緻的表現。如丁玲、廬隱、張愛玲等女作家的小說創作，就細緻入微地刻劃出女性性格中剛強與軟弱、既相矛盾又相統一的特點。她們小說中像莎菲、露沙、陸萍等女性人物形象的成功描寫，都為中國女性文學史上增添了新的光彩。莎菲女士大膽表露對自由與愛情生活的渴望，並且孤軍奮戰，進行著對男權社會的挑戰與征服，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新舊交替之際，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與女性人格尊嚴的恢復，這是一種散發出新時代氣息的女性道義感。露沙小姐

（廬隱《海濱故人》）是一位新潮的女學生，她在進行了一段對自由生活和純真愛情的大膽追求之後，卻感受到一種更為深刻的人生失落感，最後她悲觀地說出下面一段話：

「世界上的事情，本來不過爾爾。相信人，結果固然不免孤零之苦；就是不相信人，何嘗不是依然感到世界的孤寂呢？總而言之，求安慰於善變化的人類，終是不可靠的，我們還是早些覺悟，求慰於自己吧！」

這種對人生幻滅、前景渺茫的真切體驗，從一個側面顯示出當時女性的天空仍然是低沉的，女性希冀解放，但她們的羽翼又是軟弱的。女性雖然在追趕新潮流中表現出了極大的自我犧牲精神，但歸根到底，這種犧牲往往不是出於勇敢，反倒是由於怯懦，中國女性很難消除在長期無助的犧牲狀態中養成的自身犧牲精神情性。「五四」新文學中對女性失落感和依賴性的自我剖析是極為深刻的，也是歷代女性文學史中不曾有過的。這種從道義感滑向失落感的精神歷程，在近百年來幾代女性的人生追求中不斷地重演，她們以傳統的「花木蘭」式的熱誠投身於社會革命或集團鬥爭，付出了消融和失落女性人格和自我意識的代價，最後卻發覺自己忙得無聊，甚至淡忘了真誠與愛心，因而陷入困惑迷惘。進入八〇年代之後，中國女性文學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其主要特點就表現在女性作家和批評家開始從自覺的性別立場出發，重視表達女性獨特的生活體驗，探索女性精神解放的途徑。這一變化既是對全球性的女性主義文學創作高潮的呼應，也是對傳統的中國女性文學的解構和發展。

中國女性文學在浪漫境界中尋求內心平衡的精神傳統，在現

今當代女性文學創作中仍然時常可見。馮沅君的小說創作與冰心的散文寫作在這方面就頗有代表性。馮沅君早期的小說創作（比如《卷施》）、《劫灰》、《春痕》）中，善於描繪出純淨、歡快和充滿著浪漫情趣的場景，並在這種聖潔的境界中細膩地坦露出女主人公的纏綿悱惻之情，這種情與景的交融和諧，正反映出作者在浪漫的追求中所體驗到的內心平衡，比起同時期丁玲、廬隱等女性作家的激憤文字來，自然有著截然不同的風格情調。冰心的散文以頌揚人間善良和無私母愛最為出色，經常呈現出淡遠含蓄、清新可愛的風格特點，友愛與和諧是她的文學創作永遠高舉的旗幟，而東方女性善良正直和以柔克剛的傳統魅力，在其文學創作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近十幾年來中國大陸的女性散文創作繼承了這一傳統，以繁榮的創作開闢出中國女性文學的一個嶄新水平面。新時代的女性散文創作有把浪漫境界引向現實世界的傾向，不少女作家關注的視線轉回到現實的世俗和女人的生活上面。女性作為人的自我意識、女性的生命體驗、女性思想的豐富複雜性等等，都得到了生動細緻的表現。女性從維持內心平衡轉向表現出一種堅實的自信，她們對自己、對男人、對愛情婚姻和家庭親情、對事業、金錢、對女性的軀體和性魅力等，進行了深入全面的思考，並產生了不同於傳統觀念的獨特看法。因而，在新時期女性文學創作長廊中出現了不少活潑多姿和自信自尊的女性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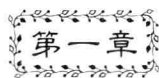
在現當代女性文學創作中表現得最多的，還是女性的困惑與反思，直到今日，仍然如此。張潔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陸續發表了《愛是不能忘記的》、《沉重的翅膀》和《方舟》等刻劃新時期中女性複雜性格的力作，塑造出如梁倩、荊華、柳泉、鄭圓圓等一系列陷於現代生活兩難境地的新型女性形象，在中國社會上引

起了強烈的共鳴與持久的反響。還有如張抗抗、鐵凝、王安憶、畢淑敏、蔣子丹、陸星兒、方方、張欣、池莉、越玖、王曉玉、范小青等一大批女作家脫穎而出，她們的可貴之處，在於沒有把作品的思想認識停留在呼喊女性痛苦與進行悲憤的控訴當中，而是以冷靜的審視和理智的思考超越著自古以來屢見不鮮、堆積如山的沉重嘆息，從而能夠更透徹地剖析女性如何解放的社會問題。正如《方舟》中所強調指出的：「要爭取婦女的解放，絕不僅僅是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的解放，它要靠婦女的自強不息，靠對自身存在價值的自信和實現。」這種深刻的反思是對中國女性長期蒙受屈辱與遭受苦難的一種嶄新的精神昇華，這也是新時代中女性生活命運發生巨大變遷之後，對女性文學藝術創作所提出的一種必然要求。

從根本上說，男性與女性的關係是相互需要和諧共存的關係，人類雖然有過父權制的性別歧視和性別壓抑（至今仍在現實生活中有著不少痕跡），但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自始至終離不開女性，人類文明的任何一種重大進步，都是兩性合作的結果。現代社會的人們終於認識到，時代發展到今日，再一味地追求男女平等或一味地強調男女差異，將越來越失去其積極的意義和現實的價值。現代社會中男女之間的差異，將不再比男女在個人水平上的差別更重要，在男性或女性的價值觀之上，還有著人的價值觀，無論男性女性、每個個人都需要在自尊自強自愛自省的基礎上，進行對完整人格的追求，全面實現作為人的生命價值。可喜的是，中國當代女作家中已經有人提出了要在超性別意識下進行文學創作，也就是把女性的性別意識與人的意識相融合，既保留著性別意識的視角，而又自覺尋找人類生存的廣闊視野。有理由相信當中國的女性作家既掙脫了傳統的性別壓迫和歧

視的牢籠，又克服了在激烈變革的時代中所產生的性別意識的傾斜和偏激之後，女性文學發展的前景是極為廣闊的。

國內已經有專家預言：第一塊屬於中國的諾貝爾（Nobel）文學獎章，極有可能將佩掛在中國女性的胸前。不管此言有多大的猜測成分，中國女性文學創作的方興未艾、持續繁榮和發展後勁很足，已經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深受壓抑與束縛的中國女性一旦能夠自由地發揮她們的智慧與力量之後，那麼率先衝出亞洲、奪取世界藝術桂冠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然而，在目前和將來的文學藝術的發展中，能否真正顯示出東方民族特色與中華文化精神傳統，將是中國女性文學藝術能否不斷騰飛的關鍵所在。只有繼承，才能發展；只有揚棄，才能創新，在烈火中涅槃的是燦爛全新的金鳳凰，而在苦難中昇華和在社會變革中負重前行的是中國女性文學。努力，不斷創造永恆藝術之美的中國女性。



中國女性文學的艱難歷程

女性有著天然的擅長於文學藝術的傾向，於是便有了必然的文學追求，中國傳統女性面對著生活壓力更具備著堅強的忍性與韌勁，對文學的追求就更為渴望和迫切。但是，她們長期以來面對著的是性別歧視和性別壓迫的堅固堡壘群，無數女性文學家經過人生拚搏之後所留下的，是一條灑滿著血與淚的文學創作之途。

一、父系文化的陰影

人類在歷史上經過由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的轉變，對女性來說這是一場最富於深遠影響的歷史性轉變，也是她們歷史性的失敗與悲劇性命運的開端。封建社會是父系社會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封建文化則是父系文化的不斷延續與持續回響。女性從此一蹶不振，至今仍未達到真正的「男女平等」。中國封建社會源遠流長，封建文化根深柢固，中國傳統女性的命運多災多難，始終未能擺脫性別壓迫的磨難和性別歧視的困擾。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產生的中國傳統文學，自然就帶上了男性長期獨霸歷史舞臺的傾向。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和東方大國，曾經創造出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也有著令西方人欽羨敬仰的悠久文學傳統。中國有著世界上最長的史詩《格薩爾傳》，傳唱的約有一百多部，迄今為止

發現的藏文版本已達五十多部，遠遠超過了號稱西方民間史詩之最的《尼伯龍根之歌》；中國有著世界上最大的宮殿群——故宮，其建築之宏偉、裝飾之精美、面積之廣闊，都堪稱世界之最；中國還有著世界上最多的詩人和詩作，僅《全唐詩》就收錄了唐、五代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詩作者二千二百餘人，而《晚晴移詩匯》這樣一種清代詩歌選本，也收錄了清代詩人六千一百餘家，詩作兩萬七千餘首，這樣龐大的詩人群和詩歌數，在世界文學史上是無與倫比的；中國的繪畫藝術歷史悠久，影響深遠，在封建社會的每個朝代中，都湧現出大量的畫家和傑出的畫作，同時也出現了大量的論畫談藝的書籍。總之，提起傳統的文學藝術，每個中國人都會感受到一種很實在的民族自豪感；歷數祖宗的家珍瑰寶，又都會產生出一種名家輩出、成就輝煌的愉快感覺，並且不由自主地驚嘆我們祖先的才藝卓絕和祖國文化的崇高偉大。

可是，有多少人認真想過，為什麼在歷代最傑出的文學家之中，絕大部分都是男性，而占了人口數量一半的女性之中，雖然不乏文學的愛好者和與文學相伴始終的獻身者，卻極少有人能成為第一流的文學家。在漫長的封建時代裡，中國湧現出第一流的詩人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第一流的詞人柳永、蘇軾、李清照、姜夔；第一流的散文家司馬遷、韓愈、歐陽修；第一流的戲劇文學家關漢卿、王實甫、湯顯祖；第一流的小說家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馮夢龍、蒲松林、曹雪芹等等。這些舉世公認的文學藝術大師陣營，幾乎都由男性組成，而女子文學被編入另冊，女性文學家被打入藝術的冷宮，被長期地拒之於文學的聖壇之外。這裡，只需舉一個最普通的例子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問題：歷時二十餘年，集中國大陸學術界的高度智慧精心修

纂而成的新版《辭海》，可以說稱得上是一部具有高度權威性的綜合性辭書，其選錄歷代名家的標準和人數，經過反復推敲和多方面考慮，具有較高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就是僅僅從新版《辭海》中，也可以看到中國歷代文學名家中男女的差距之懸殊，達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比如，古代文學家（包括近代文學家）共收七百五十七人，其中女性十八人，僅占文學家總人數的二·三八%。這一比例數足以說明歷代女子在文學殿堂內所占席位之少和所處地位之低。

面對著這樣一種嚴峻的歷史事實，近代以來中外許多學者進行過研究探討，試圖解釋清楚男女文學創造成就差距懸殊的原因。而要進行科學的研究，首先就要打破「男尊女卑」的傳統陋見。按照傳統的觀念，男女天生就不一樣，首先是有著生理的差異，從而形成心理的差異，結果再導致社會存在的差異。在這種思想觀念的長期籠罩下，有關「女人生來就不如男人」、「女人頭髮長、見識短」之類的論調時常可聞。就是在近代婦女解放運動開始興起之後，對女性持歧視和壓迫態度的大男子主義者還大有人在。比如西方心理學家莫比厄斯在一九〇七年還專門著書論證女性如何在生理方面的脆弱和在智力方面的低下，他寫道：「精神生活所必需的大腦的一個極其重要部分，就是額葉和顳葉，而婦女在這方面卻沒有很好的發展，這種差異是天生的……假如我們希望女性充分履行母親的任務，她就不會具有男性化的大腦；如果女性的能力發展到像男子那樣的程度，她的母性器官就會受到損害，我們將要面對一個令人作嘔並且無用的不男不女的人。」（轉引自美國珍妮特·希伯萊·海德《婦女心理學》第二七七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性歧視和性偏見的觀念昭然於字裡行間。但是，近代以來更多的生理學家和心理學

家還是科學地論證了女性與男性相比，在人體生理功能方面並不處於劣勢地位。比如從性染色體基因上看，女性有一對控制特定遺傳特徵的基因，而男子只有一條控制遺傳特徵的基因；女性有兩個 X 染色體，男性只有一個 X 染色體。所以從遺傳學的角度看，女性較之男性有更強的生物學意義上的適應能力，有著生物學上的優勢，難怪乎在一些遺傳性的疾病（如血友病、色盲等）患者中，男性患者的比例就大大高於女性患者。

與文學創造能力密切相關的是創造者大腦的發達程度。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無數男性至上論者都在喋喋不休地重複著男子的大腦優於女子的論調，從而逐漸形成了一種根深柢固的社會偏見。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不僅男子心安理得地穩坐優等性別的寶座，而且絕大部分女子也被蒙騙愚弄，從而麻木不仁地持續著從心靈到肉體的奉獻，無數女性的人生悲劇就發生在這種近乎麻木的心理狀態之中。更具有悲劇意義的是，絕大部分的受害者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人生悲劇，而是將其作為女性的必由之路來接受和忍受的。現代腦科學的發展，已經充分駁斥了「女不如男」的謬論。迄今為止的腦科學研究已經證明：男女的大腦確實存在著功能差異，這具體表現為男女的下丘腦和大腦兩半球優勢比的不同特點。然而，現代科學同樣證明：男女兩性在大腦的體積、重量等形態結構方面並無顯著區別。因此，男女在大腦功能方面雖然有一些差異，但這些差異是細微的，不足以影響到兩性之間事實上長期存在的巨大差別。男女成才的生物學基礎各有優勢，大致持平，並沒有多少厚薄之分。那麼，造成女性文學成才遠不如男性這一歷史狀況的主要原因，就來自於成才環境的本身，也就是社會對男女兩性長期的不平等觀念與待遇。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重男輕女」觀念的歷史之久遠、影響之廣